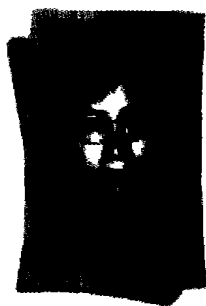


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外壳之下，事实上完全是中国封建专制宗法传统的再版。

信仰的门槛



□ 肖兴

《上帝的中国儿子》一书里提到了洪秀全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生平，非常耐人寻味。1844年洪秀全结束了在广西桂平地区短暂的传教生活，回到广东花县老家，继续教书写作。此时，他的事迹逐渐为广州城内的基督教会人员注意到了。当时广州城里基督教传教组织（即汉会）的负责人是来自美国田纳西的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（Issachar Roberts），他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返回广州的外国人。1847年初，罗孝全的一个高级助手给洪秀全写信，邀请他到广州来。洪秀全在堂弟洪仁玕的陪同下来到罗孝全的教堂，在他的指导下研读《圣经》。洪仁玕没呆多久，洪秀全则坚持下来了，并请求罗孝全为他作正式的洗礼，罗孝全同意考虑他的请求，派人到花县调查他的声誉。

如果洪秀全能顺利接受洗礼，中国近代的历史恐怕就会改写了。罗孝全对洪秀全写好的誓言和有关信教目的的声明表示满意，到花县的调查人员也没有发现不利于洪秀全的言语，但洪秀全却忽然不辞而别，再次踏上了到广西桂平地区的传教之旅。洪秀全为什么在正式接受洗礼之前出走？《上帝的中国儿子》的作者史景迁能提供的解释只是同时代人的一个猜测：罗孝全手下的人怕洪秀全抢掉他们的饭碗，知道罗孝全最反感中国信徒把传教职业作为“噉饭之道”，故意让洪秀全去向罗孝全要求经济上的保证。罗孝全大为反感，于是失去了对洪秀全的信任与支持。洪秀全真那么天真吗？这是他一生中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走得最近的一次，不管具体是什么原因，在信仰的门槛面前，就像当初面临科举的门槛一样，他又一次选择了退却。

这一别就是7年，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再一次相遇，是在1853年打下南京城的时候。当时南京城里有大概200名天主教徒，聚集在城中的天主教教堂前。太平军找到他们，强令他们按照拜上帝教的方式进行礼拜，天主教徒们表示拒绝。太平军冲进教堂，捣毁了十字架，推翻了圣坛，将教徒们捆绑起来，勒令他们遵从太平军的祈祷方式，否则就判处死刑。这些倔强的天主教徒们还是坚决拒绝，安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，最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太平军关进地窖或送到前线做士兵和民工。

南京陷落之后，驻扎在上海的英、法、美三国的外交使团努力试探，试图更多地了解太平天国，以决定与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。英国公使乔治·文翰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克兰纷纷在1853~1854年间登上轮船，驶往南京。三个公使的经历非常类似，美国公使麦克兰的观察尤其代表性。当时麦克兰表达美国“友好之意”的愿望甚至没有被逐层往上递呈，理由是美国人没有使用一个居于“海宁之国”应“跪具禀告”、以

“遵照礼制”的方式行文。太平天国在给美国人的正式答复中说：“我主天王贵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，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以主，所知依靠者也……果能敬天识主，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，合万国为一体，自必念尔等之惆怅，准尔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方得为天国之居民，永沐天朝之恩泽，安居疆土，坐享荣光。”

可以想见，美国人在读到这封“语气和体裁都极怪异，令人惊诧”的信之后，对太平天国作出何种判断。麦克兰后来在向美国国务卿汇报说，太平天国对《圣经》真谛的理解荒谬之极，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平等条件下的对外交往。

与美国官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初没有给洪秀全洗礼的罗孝全，在某种虚荣心的刺激下，一段时间内却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义务宣传员。他只字不提当初未给洪洗礼之事，而是在一家地方报纸上撰文声称，洪的行为“纯洁无暇”，正在“以一位先知的身份行事”，而且似乎是在“争取宗教自由”。1854年，他从广州辗转来到上海，试图进入南京，但未能成功。

1860年，李秀成占领苏州后，罗孝全终于得以取道苏州来到南京。虽然洪秀全很欢迎他的到来，庄重地许诺在太平天国境内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做礼拜，并任命他为太平天国外交事务大臣，罗孝全很快就发现，他用正统浸礼会教义来净化太平天国的宗教观念的愿望可能要落空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版基督教义的核心之一是否认耶稣的神性，耶稣不能成为上帝，也不是上帝，耶稣和洪秀全（以及已经被韦昌辉杀死的杨秀清）都是上帝的儿子，“天父上帝独尊，此开辟来最大之纲常”。由此，基督徒们共有的“天上的父”在太平天国却成为洪氏一己之禁脔，从而奠定了洪秀全神权的基础，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外壳之下，事实上完全是中国封建专制宗法传统的再版。

与此相关，是洪秀全对三位一体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不是平等的。父是父，子是子，圣灵（即所谓“圣神风”杨秀清）也只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不是上帝本身。如果真有所谓的三位一体，它指的是上帝的三个孩子：耶稣、洪秀全和杨秀清三兄弟，“至圣灵东王也，是上帝爱子，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，在未有天地之先者，三位是父子一脉亲。”

1862年，罗孝全逃离南京，到停泊在长江边上的一艘英国轮船上寻求庇护。《北华捷报》报道了罗安全抵达上海的消息，在他们看来，罗的出逃是对他多年来误导公众的一个最好的讽刺。“即使是首先点燃了这场大规模渎神和屠杀灾难导火索的他，最后也逃离由他自己唤醒的恶魔——就像浮士德逃离魔鬼靡非斯特一样。”■